



宋

書

十六



U 8
1735
102



特
1735
102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黃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九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元嘉三年謝晦為荊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



蕭川屯園

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干縣謀爲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旣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洛

收合士衆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礮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礮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一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馮翼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泮川因向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遣其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

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
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
敗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閨月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與
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
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桓玄篡晉以桓布爲梁州布敗
走氏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
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史氏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可固卽
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
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
史法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
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
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棊手

敕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棊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
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棊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
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
理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
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眞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
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爲侍中領前軍
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
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
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
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棊因賜
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
雍梁南北秦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如故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里間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鎮彭城虜退卽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磳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

至碻磳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幕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碻磳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啟事碻磳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莫州餘如故鼓城文武復量分配卽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

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啟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

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早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爲侍中原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爲太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准之於樂安准

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碣磈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碣磈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卽遣勳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勳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卽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既失據眾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

賞格示永城內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斌弟簡歷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爲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滅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爲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子弟爲劭所殺者將十人而酣讌不廢坐免官後又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

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
爲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雒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爲徐州主簿舉秀才彭
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爲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
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
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
者舉延孫爲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旣行太祖大
怒免延孫官爲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咨議參軍領
錄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世祖卽
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群能之力雪莫大之耻以
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勳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
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俱盡左衛

將軍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暮經綸惟始俾積基更造成
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啟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
食邑各二千戶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
叛上深以東土爲憂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爲
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
又出爲南充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爲使持節監雒梁南北秦
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雒州刺史
以疾不行留爲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
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
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
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
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爲三里帝室居綏

與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臯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脩之爲荊州

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圯則首贊出圖義令旣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勳實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燮采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隕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覲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衰矣風飈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

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
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疎矣
然乎然乎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禕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
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兖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
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爲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

藝川世鳳
氏周南甫

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間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顯東入受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後繼劭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爲

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建平二年乃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

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
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
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
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官薄
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
爲府史恒使人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
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啟歸訴蒙陛下聖恩賜赦解饒吏名誕見符
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卽答官比不聽通家
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爲啟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
問依實啟荅旣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
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卽遣王強將數人
逐突入家內縛饒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墜死井中託云饒懼

臯自殺抱痛懷寃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
稱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
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
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
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
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祚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
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姦逆言
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
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旣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
事發橫罹其臯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啟聞希以自免元
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
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寃枉

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
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曠俗大庇黔首庶道被
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
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禡人神哀憤舍生喪氣司空竟
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
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沈淪姦逆肆于昏
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逆遣披猖千里事哀行
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
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
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穿窬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
者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攙搶東指風卷四嶽電掃三江
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頒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末

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
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
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旣菽稷廓清大明升曜
幽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淹踰
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
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旣平猶加斷遏
珍羞庶品回克私膳於號諱之辰遠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
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
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
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闕向
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菽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
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

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
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舍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巧悉匿私
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爲已腹心事旣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啟
矯稱舊隸加以營于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
族役同輿早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
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託宅宇地妨藝
植輒逼遺孤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
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
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規名
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
靈寢斃移先帝親枉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
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地有靦面目豺狼爲性規

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
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諛彌
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鳩毒諂瀆膚躁是與比周
又矯稱符敕設榜開募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
署受坐將就囚執白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
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啟事高閣卽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相
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成
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志歲月增
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豐魯道方泰季子斷達泉之誅近
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襲軌於後變發柴竒禍成范謝亦皆以義
奪親情爲憲屈況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豐於无妄之辰希幸
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服

膺千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絕誕屬籍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
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群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敷
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
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
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與太守垣闓
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
之鎮爲名閭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
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
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旦將曉明寶與闓率精
兵數百人卒至明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焚
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闓卽遇

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
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
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
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
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
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
力陛下接遇慙懃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
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
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
加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令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
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期冀在
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

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募嚴慶之進廣陵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眾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眾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禽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爲誕所殺誕見眾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畱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竝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眾竝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眾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

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蚪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爲禍乃委官問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詣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以示誕季

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卽位鄭瑗爲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卽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卽爲劉劭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誕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

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卽走還城誕又加甲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歃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歃群臣皆稱萬歲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克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強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與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產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劬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旣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劬土山爲劬所破慶之填塹治攻道值夏雨不

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句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群蕃兵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虵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猴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闇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旣當祗悚

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隔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眾軍進攻尅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妻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

濬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鞘毳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千輿揚聲大罵口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巨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

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
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
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寔委雜封樹不
修今歲月愈邁愆流疊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
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
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褊
祔微表窳安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
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太守
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
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
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會稽太

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
安二郡諸軍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
安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祚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明年徵
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
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
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
憲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光宅
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甲令諸弟國封
並可增益千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卽位加中書
監太宗踐祚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劍二十人改封廬江王
太祖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鐸蚤薨鐸子敬淵婚

禕往視之曰世祖借伎世祖荅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咨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都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室旣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寔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紆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群細疏澀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

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縉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災深忭時難書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絃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旣震群凶肅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并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臯所生徼幸斂隘

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埋遣左右二人主掌殯舍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臯左黜公稽古寡閒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輕縉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畱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卽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箸于時義陽念遇本薄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召朕

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在尋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郵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貨畜優廣朕踐祚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克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群小交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旣才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闕深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

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含讎恕臯箸于觸事
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寧得坐觀
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
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
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遣腹
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甯敬之間丘邈
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
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
兼宗正爲副奉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卽葬宣城子克明
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卽位聽
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
王食邑二千戶爲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
渾爲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元凶
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
郎周朗中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卽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
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
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鎮與
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
長史玉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
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
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
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

充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
彙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
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卽
葬襄陽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大妃墓次太宗卽位追
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晉黃門侍郎徽之孫
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謚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
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
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
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尊深之及主帥
每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
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休

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
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
黃靈期蔡捷世勝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
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
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
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
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
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
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
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撓亂
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爲休茂中兵參軍衆共

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啟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爲射聲校尉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上不許卽葬襄陽庾深之字彥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爲長沙內史南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川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戶入爲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元元年轉中護軍領崇

憲衛尉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

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貲害唯休範謹澀無才能不爲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關二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關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撥留自太泐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

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解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歿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爲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殿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

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干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鬪牆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有運長道隆群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

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鑾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群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冑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勲豈寵

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舍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
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也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
金石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
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讎逼使離隔禽
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
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
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啟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
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
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
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
違頓至於此旣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納士爲尤
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

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
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
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
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亂又以
繕治盆壘復致躑聲自晉宋之灾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
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
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禦害豈得獨賢於此昔成
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
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
以兄弟之讐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
安坐得乎唇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
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

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
死排藪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
弩不爲麤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
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
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
蚤誅張溫趙起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
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
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颿直逝遂不
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
勤款王與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狂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
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慷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
意故先告懷徒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疴毀窮盡無日庶規

史鱗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
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
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
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
起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
步止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關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
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德
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
範首持還左右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
墨蠡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
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

遣隊主陳靈寶齋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張永棄衆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闕明門出降宮省惟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剔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克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奭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劔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終

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
 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
 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
 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
 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
 敬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
 生淮南王子孟次皇王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
 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王子文並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

晉書卷八十四

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
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
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
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並出
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
子悅未封爲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
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
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
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王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
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
戶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又加

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陂田世祖
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
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
酒從事前廢帝卽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
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旣長人
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
悖行乖天理楚玉姪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
十六楚玉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
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
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
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爲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任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也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

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卽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冲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眾來屯雒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顓總統衆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顓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顓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

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卽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顓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卽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於顓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顓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構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邸群凶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覩宮省以羽林出討宿

衛單罄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群小潛通南釁連結祇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於是竝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思太后旣崩自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祇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項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戶邑

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卽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卽位解督雍州以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卽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誰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子項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

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嘒壁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謔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積翠屺蕪兮紫苔生寶羅賜兮春幌垂珍簾空兮夏幃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列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衰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園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

之晚清輔南陸蹕閫轅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
葱青俛衆胤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
靈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都
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俟
玉羊之晨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簪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
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羸
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
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袞淪漣
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
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三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
三妃則三天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
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

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
崇班理應勅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
絕五官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
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竝依
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卽
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群公乃
遣使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
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卽位詔曰夫紓寃申痛雖往必追緣情
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
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
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於天秀以雪沈魂可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

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冲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寃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篡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

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卽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彊庶使天下不敢闖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免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

日沒諸兄弟冲眇為群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
不得無媿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
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
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旨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
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為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
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
王食邑二千戶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
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
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為丹
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為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
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
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為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為冠
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將軍如
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為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
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
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
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為淮南國罷南豫州
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
南郡景和元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
封安成王戶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歲封
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年四歲
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爲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
太宗卽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
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
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
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休倩託芟璿
極岐疑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
爲後旣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

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美違負頓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
真性便發猶逼畏崇室心欲藏奄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
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心爰側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
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
願許之其年賜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
武皇帝雖恃尊愷惠勲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
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愆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
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舍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耻勲
纘墜歷拯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旣帝且兄而缺斯典今
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
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旣無釐總義須防

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疥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廢帝元徽四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為沈攸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史臣曰晉安諸王提劫群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疆不知弱義在於此也

宋書卷八十

列傳

第四十終

藝川中鳳閣
氏閣印

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藝川中鳳閣
氏閣印

劉秀之

顧琛

顧覲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

王義康行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令並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賊楊高爲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秀之聞問卽日起兵求率衆赴襄

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寶寮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卽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卽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

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史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者蕃朝績宣累獄徃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

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嗛屬佇良牧故暨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基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徃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千戶謚爲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恢並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

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之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祥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殺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

爲刺史卽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先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承濟爲冠軍將軍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啟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疊

逆凡在舍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卽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琛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名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弟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隋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卽位復爲吳郡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頂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者嚴爲其科寶先益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卽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

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覲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都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脩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

士無不移任唯覲之不徙官世祖卽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邨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見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

欲以爲會稽不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覬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相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緝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

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覬之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遠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問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天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未

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徒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宮豈獨殘傷之崇漢臣行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肌席義枕仁微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蓂迹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修夭夫何為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 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閻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竿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

竇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瀕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宜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乖微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穉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躋跼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瑣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毅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

孰正至如雷瀕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鐫
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
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畧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
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貿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
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
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
明修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
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
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瑣辭
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
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辯溢

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闔
至玉門犁丘獻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
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疑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
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咀嚴兵猛咒
無累瓜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
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
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磬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
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
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
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
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避禍且智防有
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援逸而

宋書八十一
九
林木殘積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效安
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
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
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府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
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
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倫無
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
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
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
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
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群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
故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遁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絕梁

豢必云微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
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
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物非所以爲難也問
曰循復前旨旣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
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
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
請布未懷畧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
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比愚智不移聲訓所
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
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
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
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

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彛範所
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卮危
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
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奘思服巢許之情捶
勒曾史言膺躋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
習雖存陵寤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微山立理無放
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躋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
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
灰子藎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剔可遺冥數自賓則感效宜
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卽末以爲用
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
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

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旣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
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
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
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
資旣幽期自賓心力感效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愿字子恭父
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
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啟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修之著節漢
南劉秀之推鋒萬里並誠載艱一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
克出硤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
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
名爽實亦無取焉

蜀川宅鳳閣
氏圖而南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蜀川宅鳳閣
氏圖而南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為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為府司馬丘珍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朗聞之

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
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
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絲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
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
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
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
士鉗口雄人蓄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
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
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今朝發罕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
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
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
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

身不韋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
千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
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
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
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
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髻望鼓颺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
翻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
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
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
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
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
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剖心

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
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
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
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糈而出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
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
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頽罷捐慕遺憂
夷毀銷譽呼翕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
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
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
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
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讐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
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

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郊野蕭瑟伊邠傍
眺燕隴邪履遼衛覘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
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
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
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
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
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
至迺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
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
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
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
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

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
便環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鎬關必固之壘交
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
匈奴於北關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
之辭意侷儻類皆如此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
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
實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
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
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
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
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
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

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
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
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
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
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
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
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
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
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
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
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
絹布及米其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

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綠
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
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
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
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
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
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
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
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
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貧者但
供吏死者弗望藿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
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

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
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
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
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
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
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旬皆是不
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
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
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
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
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

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間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躄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

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微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徃徃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末克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

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王啟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

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犢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積帶寶笥箸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軒以遊邀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

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瑣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賈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綬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

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堯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柳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竒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

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
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
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
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脣吻樹頰駭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
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
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
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
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
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
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
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

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
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
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
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
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
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
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
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
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
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
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
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

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奏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堂令循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頻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

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靈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鑱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

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
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
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
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
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
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冲在
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
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
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
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箸夫官典和統之要
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

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
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
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入統元
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
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
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
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
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
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
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
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
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

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
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
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
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
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
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
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
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
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
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百未及進景文因
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和師伯後四語次自上叙景
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一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克

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
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
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
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
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
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
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
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
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
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
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
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

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冥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

文筆宗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經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華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益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史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終

魏川中鳳章

史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魏川中鳳章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黠越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武將軍領臺隊元

史書卷八十三

嘉二十四年啟太祖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閣頭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彈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克初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徃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

本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
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
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
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
卽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
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
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
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
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
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僉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
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恒
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有戰功稍

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
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
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
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畧沈果忠幹
勇鷲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勲義金可封平都縣男
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
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彊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
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
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
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
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
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

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摧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閣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雒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顛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劭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倭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魯秀於峴南長

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雒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昇

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啟太祖請喜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黜歛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群賊賊卽

日歸降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别才耳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討旣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勲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克使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顛傳

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
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
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
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
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
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
大破虜於荆亭偽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
兼左衛將軍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
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
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
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
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賊

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
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啟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上有疾爲
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
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
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
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詔曰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克
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
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事人不
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
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歛二
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

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群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群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

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克喜在赭圻軍主者頗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獠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與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編小絹爰及草

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

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故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群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

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念旣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即便打鎖解襦與箸對膝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

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旣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豐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其君若鷹鷂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啟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蝨螻

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豐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脩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剝累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

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克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雒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

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繁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敬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啟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

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侯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旣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稍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

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
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
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
陸郡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齊王以
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
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聞於知人
冀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
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都
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尚在軍府回遂啟求以
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
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孽著非可含忍應加剷除以明

國憲尋其釁狀是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臯疑從輕事炳
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旣住伏增
慙忝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貫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效
累箸而屠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旣扇廟律幾殆幸得
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
潛送器械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俊革故裂茅升爵
均榮勲寵凶詖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未遂狼
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咨疑便
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蕃徽責惟厚曾不知感猶懷
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衿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
叨侈無度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啟聞傷風蠹

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回死時
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回既貴祇事戴
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
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先是王蘊爲湘州潁川庾
佩玉爲蘊寧朔府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
陵王翽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
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
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
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
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
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國將軍
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閣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

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
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
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
以武用顧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
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
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
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
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
戶出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
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
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
始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

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伯卽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軍校泰始初封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啟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終

薛川屯鳳苞
氏圖國南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

袁顛

孔覲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並爲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爲州西曹主簿南誰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爲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

薛川屯鳳苞
氏圖國南

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
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
祿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
佐務心力欵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公恩及琬特
免爨戮今可擢爲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明年出爲晉安
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
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
謀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
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
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其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
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教即日戒嚴子勛戎服

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莫並是諸君所
見聞顧命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
釁京師諸王並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
視橫流今便欲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四
座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伊霍行之於古殿
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世習忠節况屬千載之會請効死前驅衆
並奉旨文武普進位一階轉亮爲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
軍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參軍事顧昭之沈
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之
郡始至尋陽與新蔡太守韋希直並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及彭澤
令陳紹宗並爲將帥初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
悅下至益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加

征虜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冲之爲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與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馳告遠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

文秀吳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卽解甲不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鵲頭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傳檄京師曰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雲轡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

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効尤茂我皇德干我昭
穆寡我兄弟志鴟鴞之心蹈倫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
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
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驅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
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孫冲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泐流
電發逕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
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十羣徑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
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勁悍之
卒邪趨金陵北指閭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勤輕銳
五千彊弩一萬飛鋒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撮

湘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總威颯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
悅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
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建威將
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
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恩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
陵王子元席颿陵波整衆遙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
甲陝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拔先
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顛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武
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
皆密介歸誠誓為表裏孤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
野金聲振谷鳴鼙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幹剛
鷲謫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戰

孰能斯禦推此義銳滄海可聖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趨福因變立功夫旦與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粗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信如曠日巫山旣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戶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卽位郢州承子勛初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卽解甲下標繼聞尋陽不息而顛又響應郢府行事錄事參軍荀卞之大懼慮爲琬所咎責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率軍馳下并

送軍糧琬乃稱說符瑞造乘輿御服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又云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照之撰爲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爲義嘉元年以安陸王子綬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幟又有秃鶯集城上子綬拜司徒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鴟棲其帳上以鄧琬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如故進袁顛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內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並爲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

奔尋陽亦爲黃門侍郎鄱陽內史丘景先廬陵內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稭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並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江又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大息粹悅息洵並正員郎粹領衛尉洵弟冽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內史王僧胤爲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

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浚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播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譙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卽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同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退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

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悉徒五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
劬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
史龐孟虬淮頽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
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遡鰲江濱越棘吳鈞交
曜畿服茹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倚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
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
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
衡燕淮勁捍塵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
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身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
猶勁颯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焦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
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

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旣至雖悔矣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
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
嚴相衛奉誑誤之罪一無所問琬遣孫冲之率陳紹宗胡靈秀薛
常寶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曰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効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
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乃加
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
景玄荊州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雒州軍主宗
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
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雒州時琬遣閻湛之來寇廬江臺軍主龍驤
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
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

之申謙之張靈符並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並沒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靈遣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爲前鋒都督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姥山而反冲之等於湖白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城陷沒大懼急呼冲之還鵠尾留薛常寶代冲之守赭圻先於姥

山及諸岡分立營若亦悉敗還共保濃湖濃湖卽在鵠尾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屯鵠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爲衆推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等並拒絕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誦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

并運資實至千楮圻於戰烏山築壘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佼
長生爲游軍薛常寶糧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
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來餉楮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
能得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幢主韓欣宗等
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
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
爲追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戰多所傷殺
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
還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數
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
普孫江方與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
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

將軍幢主卞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伯宗益州刺
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
被重瘡走還胡軍楮圻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僞
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紹宗單舸奔西岸與
其部曲俱還鵠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楮圻劉胡遣陳紹宗
陳慶率輕艦二百大艦五十出鵠外挑戰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
擊之喜支軍主吳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
追至鵠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
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綏慰人
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
求黃門郎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淵擬選上
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

內史王職之建安內史趙道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玠拒戰大敗玠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御史中丞并令率郡人俱下孚衆盛世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

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虞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顏躍發兵應朝廷躍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旣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浚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劬爲廣

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番禺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
聞萬周反便徒跣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內交州刺史檀翼被代
還至廣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爲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
藉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顛悉雍州之衆來赴尋陽時孔道存
爲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
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氏吏共
藏匿之顛起兵召世隆不至顛旣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
起義於上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
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
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
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
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撞船

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
顛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顛率樓船千艘來
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迫胡累攻之不能
剋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若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
度鐵騎五匹越礮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
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若深入賊地
袁顛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
頭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
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
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
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
倉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若胡

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
顓曰興世營若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
陵大雷諸軍兵過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
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
沂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顓更使胡率步
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
靈遣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
之顓被攻既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岨斷胡軍
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實
覆沒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喜來降說胡欲叛八
月二十四日胡誑顓云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餘糧
令顓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顓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

悉撥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
見殺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報子勛詐云袁顓已降軍皆散
唯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益城誓死不貳
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
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悅始發兒子
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
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
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
左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狗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卽斬琬琬死時
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顧曰無
關護軍乃止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
卽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

建安王休仁命蔡那子道淵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
鑣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
首京都劉順及餘同逆並伏誅吳喜張興世進向荊州沈懷明向
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
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
陳懷真憲子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自度
不免因隨懷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
首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
還竟陵殺懷真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丘景先聞
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荊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
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
演戍沙橋諸門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

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
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
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卽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荊州
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預記室參軍鮑昭劫掠
府庫無復子遺執子頊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
辭以郡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寶
稱寶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兵據白帝殺
寶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
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
兒軍至陝口爲夷帥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
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桺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
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乃攜女歸

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略有施雖害王應之上特加原宥
吳喜宜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
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慮虞洽
還都說其始時同逆密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
爲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
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火炙之間臺軍消
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神器未聞奇謀遠略
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
道興志不同逆爲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並爲上所愍詔曰前
鎮軍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命會
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憫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
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庠延寶上饒

令黃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滅言念旣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
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
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
水軍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凶逆今封南
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寧朔將軍參司中直兵軍事
廣平佼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
功次興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寧朔將軍試
守西陽太守吳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
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之仍又北
討破釜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
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
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

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並經苦戰靈遣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戶假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別統軍貴口破賊今封懷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治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朱重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

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三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登封河隆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贈虞洽檀玠給事中以李萬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真以斬劉胡功追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戶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修之爲雍州以胡

爲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卽位除越騎校尉蠻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段佛榮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任清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謚曰烈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將軍淮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謚曰壯侯

袁顛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顛初爲

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顛父爲吳郡顛隨父在官值元凶弒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顛爲諮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爲中書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海王禕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前軍司馬太守如故租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改太守爲內史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

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蚩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剋殄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顓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參聞嘉策匡贊之効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顓可封新隆縣子爰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頗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顓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爲顓固陳乃見許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

休仁不行卽以顓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顓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歎狎相過常請問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旣至襄陽便與劉胡繕修兵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以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顓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太宗使朝士與

顛書曰夫夷波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啟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猶俱盡自非聖上廟算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戎百姓共爲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既天道輔順

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覲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鑿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鈎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誰吾等並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義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表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

宗是顓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顓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子勛徵顓下尋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顓乃率衆馳下使子戩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鵲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顓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事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答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歷觀古今嶮之與疆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鸞謂其

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以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顓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顓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卽位方得改葬顓子戩爲僞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戩益城尋陽敗戩棄城走討禽伏誅孔覲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邈揚州治中覲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

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
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情遊之貶有編於疲
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儻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
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
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
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
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
又曰天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貫
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少
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
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
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

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
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臨海太守
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
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
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寘治轍於
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
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爲散騎常侍世祖不欲
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
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
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
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爲吏部
郎不果遷廷尉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

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閒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

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鄆陵人也自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八年覲自郢州行真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徒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顛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土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卽位召覲爲太子

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瑛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旣東太宗卽以伐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唐湖卽與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曰

蓋聞彙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囂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瑋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敵應歷鳳儀標昇龍輝電舉盪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協扇童孺蕞爾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霆發神威四臨羽駟所屆義旅雲屬攬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

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完
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
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申楯一萬分趣義
興予猥承人之總司戎統聳劍東馳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盡晦
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
羣迷弗辨堯桀螳蛄微命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颯之隊尺
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
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祉覃來裔孰如身
輟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覲千五百戶
開國縣侯生擒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
父兄弟皆已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
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

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
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
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
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
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王劉亮
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柵縣西江峴
山斷遏津徑劉延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
文攻景宣別砦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
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宗嘉休文等
誠効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
侯爵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
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

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眾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陳斬玄孫黃泰餘眾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椅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承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

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眾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令巢遂秉節不移不受僞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既為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軍震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捍宗城既未立可以籍

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吳喜軍至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所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禽左右聞之並各散走瓘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頗置郡城倉廩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沉靈寵率八千人向

黃鵠嶠欲候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生旣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裨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因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瓘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卽晉陵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旣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瓘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

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柘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產達以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覲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其父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

趣石湖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嶠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及覲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若邪村民錄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將軻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瑛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二十二日嶠山民縛覲送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瑛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顧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瑛子寶素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初遣庾業向

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度不與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暹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桂暹劉越緒諸軍並奔逸晉安太守劉瞻據郡同逆建安內史趙道生起義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寄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鄧琬先遣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黠縣令吳茹公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臺軍主丘敬文李靈賜蕭伯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剋斬伯子獻子首張淹屯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蘓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橫流世祖仗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頰夷宗作械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寔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況長戟指關志在陵暴者乎秦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設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日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

以也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終



